



纽约州副州长凯西·霍楚

丑闻州长的“超级替补”

近日,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涉嫌性骚扰事件有了初步结果: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发布报告,认定科莫对11名女性进行了性骚扰。尽管科莫仍否认性骚扰指控,并强调不会辞职,但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多方声音都要求他辞职。一旦科莫辞职或被弹劾下台,62岁的副州长凯西·霍楚将递补成为纽约州首位女州长。这位“超级替补”能不能取代科莫上位呢?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
实习生 韩如冰 编译

一直关注女性权益

认定性骚扰指控属实的报告发布后,科莫陷入了政治生涯最大的危机。丑闻之下,他的几位关键盟友和资助者都要求其辞职,最强有力的声音则来自白宫——美国总统拜登说:“我认为,他应该辞职。”

然而,科莫在报告发布当天发视频,否认性骚扰指控并强调不会辞职。由民主党人主导的纽约州议会已经表示,在得到最新调查所获证据后,将尽快发起对科莫的弹劾调查。自1913年以来,还没有纽约州州长被成功罢免过,科莫很可能成为一百多年来首位被罢免的纽约州州长。

如果科莫下台,谁能接班?答案是现任纽约州副州长凯西·霍楚,如果能顺利上位,她将成为纽约州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州长。

对于科莫的性骚扰丑闻,霍楚也表了态。她发表声明说,科莫的行为“令人憎恶且非法”。“性骚扰在任何工作场合都是不可接受的,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领域。我相信这些勇敢的女性,敬佩她们站出来的勇气……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,议会将根据纽约州宪法决定下一步的行动。”

为女性说话的霍楚是一名职业政客,她的表态也不算“政治投机”。其实,多年来她始终支持女性维护自己的权益,关注性骚扰和性侵话题。纽约州政府2015年推动了一项名为“真的受够了”的运动,旨在打击大学校园的性侵现象,霍楚一直是该活动的首席代言人,她前往全州的大学校园,宣传纽约州政府就该问题做出的立法努力。她还曾公开讲述过自己的祖母应对家庭暴力的往事,那也是她们全家关注家暴的原因。2006年,霍楚与母亲、阿姨在纽约州西部的布法罗市成立了一个“过渡之家”,专为那些遭遇家暴的受害者提供住处。

从基层一路走来

霍楚就出生在布法罗,父母都是工人阶层,她是家里六个孩子中的老二。她小时候家里经济困难,有段时间甚至住在一个钢铁厂附近的拖车里,到霍楚上大学时,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好起来了。

霍楚十几岁就开始参与政治活动,高中时就在当地的民主党总部做志愿者,那时她是那个办公室里最年轻的、也是唯一的女性。后来,霍楚在纽约州的雪城大学攻读政治学学位,其间她在纽约州议会实习,在那里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比尔·霍楚。1980年,霍楚获得雪城大学学士学位。1984年,获得美国天主教大学哥伦布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。

从法学院毕业后,霍楚开始在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,但她并不满意。随后,她担任过布法罗市议员约翰·拉法尔斯以及后来成为联邦参议员的丹尼尔·帕特里克·莫伊尼汉的法律顾问和立法助理,并在纽约州议会工作过。

20世纪80年代末,霍楚为了照顾两个孩子,暂时离开工作岗位。她35岁时复出,参加纽约州汉堡的市镇委员会竞选,并在这个委员会连续任职14年。此后,霍楚还在纽约州伊利县担任过法庭书记员。2011年,她当选纽约州议会议员,但在次年行政区划更改后,她输给了共和党对手。

离开议会后,霍楚曾短暂在私企任职。2014年,科莫选择霍楚取代时任副州长罗伯特·杜飞,作为竞选伙伴参加州长选举。科莫成功连任后,霍楚出任副州长,2018年两人再度胜选连任至今。

不是科莫的心腹

霍楚任内表现出亲民务实的风格,她每年都要乘车访问纽约州每一个县,到餐馆和当地人交谈,经常前往各地参加活动。在纽约州的新冠疫情防疫中,她也是得力干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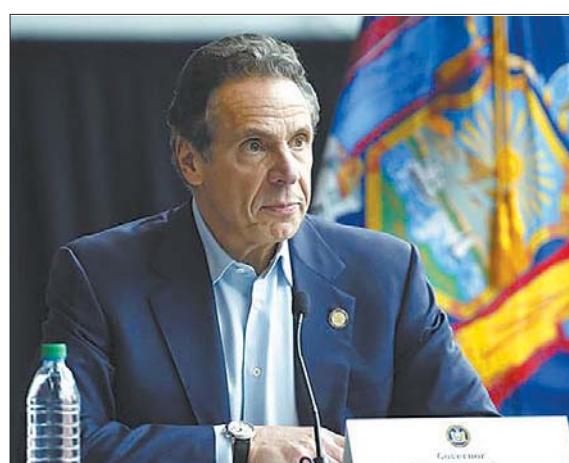
尽管如此,据说科莫从未真正把霍楚纳入核心圈子,即便在疫情期间。霍楚只参加了一次科莫召开的日常新闻发布会,在科莫的疫情回忆录中,他也明显忽略了霍楚的存在。2018年,科莫甚至试图阻止霍楚参加连任竞选,这些事都说明了一个在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众所周知的事实——霍楚并不是科莫的心腹。

随着科莫在政治危机中越来越孤立,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开始讨论霍楚,许多人在呼吁科莫辞职的同时,认可霍楚是一个值得接任州长的人。共和党议员安吉洛·莫里内洛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,将霍楚描述为“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”,她“有经验,有能力,是一个能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人”。前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约翰·拉法尔斯说,霍楚是一个“顽强的人”,“在政治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让人喜欢,所有人都喜欢她。”

霍楚似乎也在跟科莫保持距离,美国政治网站“政客”报道称,她似乎已经停止在公开场合提及科莫的名字,无论是出于对丑闻的不满,还是仅仅想和科莫拉开距离,这种表现都很明显。

目前,霍楚没有对外公开自己是否有寻求更高职位的打算,她唯一公开透露的计划是打算一直从事政治工作。她去年接受“政客”采访时表示:“我会成为(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故女大法官)金斯伯格和(美国国会众议员)路易丝·斯劳特那样的人,直到我步入老年,到80多岁时再也无法工作,我才会选择退出政坛。”

但另一方面,《纽约时报》也透露,霍楚已经建立起自己在纽约州的人脉关系网,这曾在她的连任竞选中发挥重要作用,对未来的任何竞选也都至关重要。有接近她的人士表示,如果她能继任纽约州州长,将在明年寻求连任。



纽约州州长科莫

从残奥会观众到残奥会冠军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韩如冰 编译

近日,参加东京残奥会的选手陆续抵达日本,美国运动员大卫·布朗是其中一位。本月晚些时候,这位“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盲人”将参加残奥会男子100米T11级等田径项目。

早在2014年,布朗就在男子百米赛跑项目中跑出了10秒92的成绩,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该项目中跑进11秒的全盲选手,他渴望在东京跑出更好的成绩。但赛前出现了一个小意外:7月底,与他合作7年的领跑员杰罗姆·艾弗里上月因伤宣布退出本届残奥会,布朗不得不与一名新的领跑员一起参赛。

自2014年起,艾弗里就担任布朗的领跑员,他们之间虽然只用一根引导绳相连,但两人在训练中建立起的感情和默契远比这根细绳厚重。2016年里约残奥会上,艾弗里协助布朗获得男子100米T11级金牌,并打破该级别的残奥会纪录。离开这样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跑员,对布朗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,但在成长途中,布朗克服过比这更困难的挑战。

布朗今年28岁,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。15个月大时,他被诊断患有川崎病,3岁时演变成青光眼,导致左眼失明,右眼逐渐失去视力。6岁时,他已经看不清东西,无法打棒球或篮球。到了13岁,布朗彻底丧失了视力。面对失明的儿子,布朗的母亲弗朗辛决定从堪萨斯城搬到圣路易斯,让布朗在密苏里盲人学校接受特殊教育。在学校里,布朗逐渐适应在黑暗中生活,学会靠手杖“浏览”街道,参加学校组织的摔跤和门球训练,还加入了学校的田径队,学会在导盲线的辅助下跑步。他还参加了爵士乐队,演奏鼓、钢琴和次中音萨克斯。



大卫·布朗(左)和领跑员杰罗姆·艾弗里

很多有视力障碍的孩子一开始都不能面对现实,他们把自己与世界隔绝,停滞不前。布朗同样如此,但他对体育的热爱最终促使他逐渐适应现在的生活。但要说和跑步结缘,还要追溯到2008年。当时赢得学校征文比赛的布朗,得到作为观众出席北京残奥会的机会,此前他一直计划去当地的大学读书,但北京之旅让他萌生了成为运动员的想法。

15岁的布朗戴着特制眼镜,能依稀辨认出跑道上的小黑点。他回忆道,“我‘看见’跑道上的决赛选手,心想我也可以。”那些选手中就包括后来成为他的领跑员的艾弗里,艾弗里当时和陪跑选手一同赢得百米短跑项目的金牌。“我听到人们在看台上欢呼,领跑员们告诉选手他们该在哪条赛道上跑。我觉得这太疯狂了,那时起我意识到,自己想要成为一名征战2012年残奥会的运动员。”

2012年,布朗第一次参加残奥会,后来他开始参加世锦赛,并在2015年和2016年的比赛中赢得全盲100米跑项目的比赛。残奥会根据选手残障程度分级,布朗参加的是T11级比赛,即全盲或接近全盲,选手要戴眼罩,在领跑员帮助下比赛。“那时我才完全接受自己的视力无法恢复的事实,我必须拥抱这种黑暗,研究如何从A点跑到B点。”

“从技术层面上讲,100米是最难的项目。”布朗说,“你必须做到非常精准,每一步都很重要,一步错了就全完了,这对盲人来说非常困难。”领跑员艾弗里也表示,“对一个人来说,要完全信任另一个人、做到闭上眼只听另一个人的声音全速奔跑是很了不起的。”他说:“我戴上眼罩连3英尺都跑不出去,更别说3米了。我只想马上睁开眼,哪怕知道自己在一大片空地上,周围什么都没有,我就是没法相信自己。”艾弗里跑得比布朗快,在比赛中,他需要调适自己,与布朗同步。

尽管身有残疾,但布朗非常富有感染力,他总是面带笑容,对未来满怀希望。现在,他已经订婚了,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帮助和激励他人。“大卫很独立,”布朗的母亲说,“在某些方面,他确实需要一些帮助,但他也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。从他小时候起,我就是这样教育他的,因为我不想让他看起来总是需要别人的帮助。”

“他现在自己住,也会做饭。他的未婚妻还会鼓励他做很多连我都不让他做的事。他可以爬山、徒步旅行。要知道,大卫可不只是个残奥会运动员。”谈起儿子的未来,布朗的母亲充满信心,“将来他可以经商,或者当发言人,走出去鼓励更多的人。大卫以最好的姿态直面不幸,他向世界证明:人生不会被禁锢住。”